

百大名
家著作
漢書評

行

漢書評註卷四十八

賈誼傳第十八

茅坤曰賈誼本漢才臣與

屈原異指而

史遷特以誼

嘗為書弔原

故併為一傳

而共序本末

處尤略漢書

持載治安諸

疏所區畫漢

得失三代以

下罕見者于

今千載之間

種種若几上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河南

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

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師古曰事之徵以為廷尉廷尉廼言誼年少願

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

令出下及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

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

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師古曰自以廼草具其儀法師古曰草色上黃數用五為

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師古曰自以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

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

師古曰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敖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

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師古

曰適意不自得及度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

音謫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

叔孫通之時非誼而卑

也通狗而卑誼引而高誼

不能彊高祖通能彊高祖

乎是故漢制不能復古任

其咎者文帝與絳灌諸臣

其能辭諸隆按賈誼見

疏以絳灌故而其論事延

孝孝於絳灌連繫之事賢

者之用心哉茅坤曰于此

却提屈原楚賢臣也六字

以下云云殊倍洗發

吳訥曰按晦翁云後之君

子高其志惜其才而狹其

量云潘潢曰帝憐誼才而憂其

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師古曰諭論譬也其辭曰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
族罪長沙師古曰族侯字仄聞屈原兮師古曰自湛汨羅自湛汨羅師古曰汨羅縣故汨水名在長沙
造託湘流兮師古曰敬吊先生敬吊先生師古曰因託其流也造音十到反遭世罔極兮師古曰遇遇
張晏曰讒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鳥序哀哉兮師古曰逢時不祥逢時不祥師古曰鸞鳳伏竄兮
極中也無中正之道師古曰鵲鵲怪鳥也鵲惡聲之鳥鵲鵲哀哉兮師古曰逢時不祥逢時不祥師古曰鸞鳳伏竄兮
鵲鵲哀哉兮師古曰逢時不祥逢時不祥師古曰鸞鳳伏竄兮
材不肖之人也師古曰鵲鵲怪鳥也鵲惡聲之鳥鵲鵲哀哉兮師古曰逢時不祥逢時不祥師古曰鸞鳳伏竄兮
吐盡反茸音人勇反賢聖逆曳兮師古曰方正倒植方正倒植師古曰植謂隨夷溷兮隨夷溷兮師古曰
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也不食周謂跖蹻廉師古曰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楚
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溷濁也音胡困反謂跖蹻廉師古曰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楚
跖音之石反蹻音居畧反莊周莫邪為鈍兮師古曰應劭曰莫邪吳大夫為銘銘
云盜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莫邪為鈍兮師古曰應劭曰莫邪吳大夫為銘銘
曰世俗謂利為銛徹師古曰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師古曰應劭曰
師古曰音弋占反師古曰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師古曰應劭曰
也師古曰音管寶康瓠兮師古曰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康騰駕羅牛騰駕羅牛
生幹棄周鼎師古曰轉也音管寶康瓠兮師古曰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康騰駕羅牛騰駕羅牛
駿蹇驢兮師古曰蹇跛也驢垂兩耳服鹽車兮師古曰鹽車也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師古曰
父般冠名也言冠乃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師古曰離遭也諄曰已矣師古曰諄告也
居下屨反在上也師古曰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師古曰離遭也諄曰已矣師古曰諄告也
古曰諄音碎師古曰國其莫吾知兮師古曰子獨壹鬱其誰語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
夫固自引而遠去師古曰舉貌音匹遙反襲九淵之神龍兮師古曰服虔曰九淵之川言至深也九
沕淵潛以自珍師古曰張晏曰沕音藏也沕淵潛以自珍師古曰沕淵潛以自珍師古曰
沕淵潛以自珍師古曰張晏曰沕音藏也沕淵潛以自珍師古曰沕淵潛以自珍師古曰

艱難之中以深折其驕銳之氣使其可大受也然後引以自近如是而已爾汨羅托諭誼果何為者耶茅坤曰以下並憤鬱之辭隆按韓非子云莊踴為盜於境內原所謂踴者正此若西南傳莊踴者莊王之裔蓋別一人云許應元曰許曰以下答屈原不能全身遠害故弔之非誼自喻也顏說非是王世貞曰吾讀賈生弔屈氏文未嘗不三復而數其有慨也彼所未悉者屈氏

螺擲從神龍遊也夫豈從蝦與蛭蟻蝦古曰蝸音面也音遇蛭音質蟻字與蛭同龍自絕於螺擲况從蝦與蛭蟻也孟康曰言音引今合韻當音弋人反蟻音丘蟻反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大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音繁孟康曰般也師古曰般音是也郵過也字從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亦班般反也紛紛構譏意丹青之丹離遭也郵過也亦夫子之故也此答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郵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傳不足亦猶屈原耳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師古曰千仞言其極高見細德之險微廣之言也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師古曰千仞言其極高兮遙增擊而去之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苛細之人彼尋常之污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師古曰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如日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者長數里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汙瀆必為螻蟻所制以况小朝主閭不容受患逆之言亦為讒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音竹連反字或作誼為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鴉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也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迺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應劭曰太歲在卯為單閼音一葛反庚子日斜服集余舍孟康曰日斜時止于坐隅貌甚閒暇師古曰閒音一葛反異物來崒私怪其故孟康曰崒音萃聚也發書占之識言其度師古曰識音初禁反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師古

卷之八 賈誼

歷九州而相君當其身衣冠之屬靡不稱大漢矣不則北走胡南走越等死死恃矣其文蓋傷屈氏之可也又傷已之不得為屈氏無死也
茅坤曰味何必懷此都句誼之見已似解矣何以嘔血而死
隆按萬物以下皆托為服對之詞
劉放曰早讀曰捍猛疾也
茅坤曰遲速有命以下並莊生齊富貴一彭殤者之旨
隆按曰大人曰至人曰真人曰德人名

服者言加其美稱也。吉序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淹遲也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師古曰意字合韻宜音億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師古曰幹音管幹轉也。還讀曰旋。形氣轉續。變化而嬗。傳度曰嬗音如蟬謂變蛻也蘇林曰相嬗耳蘇說也。勿穆亡間。胡可勝言。師古曰勿穆深微貌胡何也此即禪代字合韻故音其理深微不可盡言所伏。德經之言也。老子憂喜聚門。吉凶同域。相因吉凶不定彼吳彊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於此山故曰棲斯遊遂成。卒被五刑。應劭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傳說胥靡。廼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為趙高所讒。身伏五刑。日胥靡相隨之刑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繆。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繩索相解在楚元王傳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發則去遠萬音墨物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塊塊無垠。如淳曰陶者作器為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塊塊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塊音烏朗反垠音於點反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師古曰鑪古曰冶鑄為喻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孟康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責惜也。如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患合韻音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

雖不同而類則一不必問其得道之淺深矣
盧齊治曰所謂大人者相如惡足以知賦真知大人者也此眉山蘇氏論也
楊慎曰漢書作儒若因拘史記作儒若因拘儒當作渠閭反史漢所見異辭當各從本文解之
唐仲友曰治安策不因前席不敢陳又曰治安策不為文帝當時說為文帝後世慮
謝枋得曰李義山詩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

臣瓚曰以身夸者死權品庶每生臣瓚曰謂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

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為利所誘誅也怵迫貧賤東西趨利也師古曰

說者欲改字為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筐若囚拘李奇曰筐音塊蘇林

鉢蓋穿鑿耳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筐若囚拘李奇曰筐音塊蘇林

欺全反師古曰蘇音是臣瓚曰按說文窞音渠隕反迫也文選李善注窞囚拘

之貌五臣注窞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

加字玉篇反開元文字有作筐字並音窞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好惡

疑蘇林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反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好惡

積意李奇曰惑惑東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真人恬漠獨與

道息也漢靜也安釋智遺形超然自喪也服虔曰絕聖棄智而亡其身寥廓忽荒

與道翱翔音呼廣反乘流則逝遇坎則止張晏曰謂夷易則任險難則止也縱

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澹庠若深淵之觀汜庠若

不繫之舟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溫反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服虔曰道家養

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帶芥何足以疑師古曰帶芥小鯁後歲餘文帝思誼

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

釐音禧師古曰禧福也借釐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

字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漸促近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

故至夜半文帝前席誼聽說其言也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

及也廼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

漢書平注卷四十一賈誼三帝崇山房

問鬼神此一
句道破文帝
亦有愧矣
隆按是時匈
奴一段先提
時事為證上
疏陳政事張
本
張或曰治安
策可謂達通
當世之務然
未免有激發
暴露之氣其
才則然也
揚雄補曰賈
生治安策其
為文帝規畫
治體圖謀遠
慮大抵害陳
而利以見
李塗曰賈誼
政事書是論
天下事有間
架底
唐順之曰此
文則迥出左
傳國語不類
矣
王世貞曰治
安之於事也

師古曰漢朝問
以國家之事
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
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師古曰匡正也其失
其大畧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
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師古曰言不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
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諛諛也皆非事實
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火未及燃因
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搶音濟濟
灼曰搶音僉吳人罵楚人曰僉僉攘亂貌也非甚有紀師古曰紀理也胡可為治陛下
師古曰晉音是僉音任庚反攘音女庚反
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
機孰急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
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
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
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
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
弟妻也
子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

原道之於理也孟氏之後勿伍矣樓防曰本末宏闊首尾該背議論雖未免純駁之難然自仲舒以前未有言及此者文氣筆力當為西漢第一茅坤曰賈山上書首以射獵為喻而賈誼亦以此必文帝當時長代邊好習射獵故云云林希元曰夫樹國以上是泛論以下方入題說可為痛哭隆按此下應前諸侯王僭擬提挈茅坤曰然而以下摳入情事之喫緊處

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臣瓚曰也師古曰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榮陽也馬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權力且十此者序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變操刀必割孟康曰變音銜日中盛者必暴變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變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變謂暴曬之也瓚音所智反又音今今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劉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劉割頭也墮音火規反劉音工鼎反豈有異秦之季世序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

隆按數年之後數句與上抱火積薪數句相顧
王宗沐曰漢興賈誼博極羣籍抱王伯之略為文帝陳治安其言諸侯王勢驕悍易生變後七國果反匈奴患不可不備單于果數侵苦漢邊吏淮南王三子怨望不宜分封後果反淮南子為創諸所論事皆劇切世故世以此稱誼通達國體
唐順之曰文字妙處全在此等冷語
隆按陛下之與諸公二句應上與諸公併起數句又

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也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殺難也併音步鼎反非有反室之勢。以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大也。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為之資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諸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廩得舍人。師古曰廩與僅同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廼三四十縣。惠至渥也。師古曰惠古德字。渥厚也。音握。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強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序。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不論君臣之義。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師古曰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

非身封王
句應上割膏
朕之地數句
茅坤曰又退
入一步設難
王維禎曰諺
歷數四事反
覆設論謂帝
為不能猶有
三代遺直
隆按此下應
前制度疏闊
提案
茅坤曰情危
而語緊
林希元曰後
日錯錯適符
其言
隆按故疏者
三句總收上
文親疏二段
林希元曰異
姓負疆而動
指韓彭陳稀
言同姓襲是
跡而動指淮
南濟北言
又曰此言當
以威法治諸
侯王亦因當

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師古曰不執謂不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
親戚天下圖視而起應劭曰圓精正視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
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准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
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
殺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
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所
制使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既明帝處之尚不
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
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師古曰解支節
至於臠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髀股骨也臠髀上也言其骨大故夫仁義恩
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臠髀也釋斤斧之
用而欲嬰以芒刃師古曰嬰繞也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晉
曰二國皆反誅何不施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
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稀兵精則又反彭越用
梁則又反晉灼曰用也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
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

時之弊而救之耳其實恩威當並行此言未免有偏真德秀曰太史公云賈誼鼂錯明申商熱味此疏譎然有洙泗典刑未見為申商者讀至諸侯王皆龍驤等語而後知林希元曰亦形勢然者言勢弱而不強故不反也又曰以二今字反言極切茅坤曰絕古今之議隆按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此段綱領從前許多議論皆是此意此下天下咸知陛下之明之義廉之仁之義

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晉灼曰事勢可亡也今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晉灼曰事勢可存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一本無為字。師古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須也。待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也。所以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誠以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讀曰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

四段正眾建諸侯之効厥後量錯主父偃之謀本此真德秀曰此天下之善謀也使文帝早用其說安有七國之變識若是處之則誼所謂斤斧者亦不必施矣至武帝始用主父偃策令諸侯得推恩子弟以熄諸侯王之禍然其與也至於削弱已甚無以制外戚之變此矯枉過直之罪非誼之策失也劉歆曰合注惠王之少子隆按此段應前匈奴強侵邊提案又按此段論

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說皆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生朝事先帝裘衣也師古曰應孟二

是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

病大瘡師古曰音止勇反一脰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師古曰幾並音巨依反平

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音丑六反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

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為治也病非徒瘡也又苦踈盤師古曰踈字音

所呼脚掌是也盤古庚字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今之

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師古曰惠王齊悼惠王親者或

亡分地以安天下師古曰廣立蕃屏則天安故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師古曰偪古逼字

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盤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

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

也師古曰嫚古侮字為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言不可止也今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

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師古曰徵召也今號令也操謂主上之所操持也操音干高反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

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

縣而已師古曰亶讀曰但又類辟且病痲服虔曰病痲不能行也師古曰夫辟者一面

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

黃書平注卷四十八賈誼六帝業山房

制匈奴凡二篇實一事也寔是流涕之一而其二為足食勸農語在新書班史則載之食貨志中矣宋祁曰浙本注云雍體傷病也樓昉曰醫能治之句此誼自謂真德秀曰新書以主匈奴下陳三表五餌而史削之隆按今不獵猛敵數句亦與前射獵之失與前射獵之失與一段相應真德秀曰按新書此也下一節天子之相號為丞相為丞相云云是臣主非有

不得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五尺以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當自為斥候望烽燧不得卧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臯桔臯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張晏曰將吏被介冑而睡畫舉烽夜燭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畫則燭燧夜則舉烽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者誼自謂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師古曰無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師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事具匈奴傳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兔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如淳曰僮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如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謂隸妾也為之內之閑中服虔曰閑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師古曰車及騎從之象也乘內之閑中賣奴婢閑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師古曰則不入廟則服之宴處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紃之裏縵以偏諸師古曰偏諸縵著衣也師古曰縵音步千反美者黼繡師古曰黼者織為斧形繡者刺為衆文是古天子之

相臨之分尊卑之經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而史削之唐順之曰只舉兩極小事而風俗之極奢極靡盡見之矣隆按以奉一帝一段收結上文以帝之身一段又接上意而申言之茅坤曰就文帝所自為節儉處洗發唐順之曰數句說盡薄俗

劉敬曰胥或作唇

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曰得其節。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力音其勿反。且帝之身。自衣卑綈。師古曰綈音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師古曰嬖音賤也。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肌膚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如淳曰好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尊卑之差。至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師古曰謂商鞅。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婿有貲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師古曰耰鉏借與其父而容色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也。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師古曰耰鉏借與其父而容色也。自矜為恩德。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服虔曰諄猶罵也師古曰諄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倨音憂。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音併倨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音步鼎反。計也。相與計校也。師古曰稽音工奚反。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利小異於禽獸也。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慶六國。兼天下。蘇林曰慶音厭師古曰慶謂救而取之。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

美書平主 卷之六 賈誼 二帝集

真德秀曰皋
陶謨天叙有
典天秩有禮
則君臣上下
之分莫非天
之所為也特

得所求者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師古曰：反還也。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也。師古曰：廟本朝作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剽取之也。室有東西箱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剽音輟。奪兩朝之器。如淳曰：奪取也。兩朝高祖惠帝廟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剽劫也。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非謂假發於下也。幾音反。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師古曰：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也。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師古曰：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此非天之所為。人之紀理也。

勅之庸之則
賴乎人爾誼
此言非是
又曰或謂誼
推尊堯子見
其學之不粹
是不然堯子
之言誠切於
治體者孟子
尚取陽貨之
言况堯子乎
然又以柳子
二維之說病
堯子是又不
然禮義其統
言所包者廣
廉恥其專言
所指者切亦
猶孟子曰仁
義忠信天爵
也忠信豈在
仁義之外耶
邵經邦曰兩
都經致不立
竟致王莽之
禍而後誼之
言始驗
又曰誼之疏
可謂深明其
未然矣厥後

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師古曰：植，建也。僵，偃也。音疆。堯子曰：師
仲也。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堯子愚人，也則可。堯子而少
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
憂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
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丘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師古曰：幾
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也。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
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師古曰：衆信，謂共為忠信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
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也。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舩也。詩云：緇繩維之。楫，音集。又音接。中
流而遇風波，舩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
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
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
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師古曰：迺，始也。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
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昔者成王幼，在緦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
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傅，輔也。道，讀曰導。此三公之職

景帝殺數大臣變易太子廢置王后驕寵愛弟幾手復蹈秦之故轍孰謂誼果少年之見乎哉
林希元曰古之王者一段想是古聖賢之語賈誼述之如樂記然劉奉世曰人生則有眉髮矣顏說誤爾
所入井又非所謂新生也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爾唐順之曰節次整然
茅坤曰教太子一節此則賈生監秦二世之患而所請尤三代以來首議
王宗沐曰誼論教太子稱

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
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逐去邪人。
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師古曰悌音徒繼反
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
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
之。師古曰者讀曰嗜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
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宦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師古曰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
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
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師古曰踰與踰同謂越制帝入
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師古曰匡正也則
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輯和也及
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徹膳之宰。師古曰徹則諫
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前誹謗之木。師古曰讖惡事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願諫者則擊鼓